

# 衛挺生自傳自序

衛挺生

挺自幼讀家塾，在父兄叔父指導之下讀書。年十三歲時應四千餘人之全縣童子試而獲冠軍（「案首」）。十五歲（清光緒乙巳，公元一九〇五年）「冒險進取」赴日本東京留學，在「歡迎孫逸仙先生會」上，得聆國父「三民主義」建國之大義而好之，終身服膺。次年返武昌學英文，二年讀完文華書院四年半之課程。值總督趙爾巽奏准創辦「兩湖高等礦業學堂」，入學者為「秀才」，畢業時為「舉人」，功課全以英文講授，教員聘美國專家，武昌、長沙兩地招生，在武昌之兩省學子應試者四千餘人。挺以第一名錄取入學，時一九〇八年夏也。又三年，一九一〇年夏，北京中美庚款學務處招生留美，挺獲錄入清華學校第一班，而在次年夏，一九一一年被派遣留美（時清宣統三年辛亥）。挺之這一段堅苦奮鬥的經過，自信必為青年學生人人愛讀之讀物。

到美入密西根大學，先學普通課程。入學未久而武昌起義，是即「辛亥革命」推翻滿清帝國政府，擁護國父創造民國。不幸，不久即為北洋大軍閥袁世凱以偽裝革命篡取其果。挺在密大讀世界近代史，而慕義大利加富爾之建國，加富爾自稱其學得力於政治經濟學。經諮詢長者而皆告以哈佛大學最好，挺乃轉學哈大而以政治經濟學為主修，而副之以歷史學。因讀國父之言論，而知求中國之開發宜「歡迎外資歡迎外才」，乃研究南美各國開發之經過，而著書曰「南美ABC三強利用外資與國事例」。自一九

一四年夏迄一九一八年秋，為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挺甚注意研究美國之戰時經濟與財政。恰值北京交通部長葉恭綽亦注意此問題之研究，經美赴歐，懸賞徵文，命題為「英法美三國戰時金融狀況及戰後復元各辦法考」。留美學生應徵者多，挺獲首獎。其全文載于「留美學生季報」民國八年秋季專號。

在美求學九年，對於建國之經濟財政如何處常處變，略有把握，乃于一九二〇年秋返國省親。以輪船渡太平洋未達彼岸而先父棄養。本欲覓建國工作，而國父當年（民國九年）方不得志而休息于上海，無從施展。乃姑先在教育界及銀行界暫覓生活以待時局之開展，直待至民國十五年蔣總統繼承國父之遺志任國民革命軍北伐總司令，義師所向無敵。

民國十六年四月，軍至南京而分共，挺乃投效財政事務。民國十七年（公元一九二八年）蔣總司令統一全國，乃組織訓政時期之國民政府及五院。蔣公任國民政府主席，胡漢民（展堂）先生任立法院長。挺因前任財政部長古應芬（湘芹）先生的推舉為「財政專家」資格之立法委員擔任財政委員會委員，主持財政立法。在以後二十年之財政立法，挺乃得參與改造中國財政制度創造中國計政制度。蔣主席嘉之，乃有「行政三聯制」之說。時蔣公兼任中央政治學校校長，以挺任財政學教授，又添設計政學院，命挺主講。後蔣公改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在漢口組織行營。民國二十年夏，電召挺而問政。挺乃預先以現代術語，朱批

管子全書而獻之。蔣公嘉之，遂提倡「新生活運動」，取管子之四警語而積極化之，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既張，國乃復興。」二十一年公又召挺問中國治術之大本，挺乃就國父所盛稱爲全世界各國古今之政治家「所不曾想到，不曾說過」，而爲「中國獨有之寶貝」，即以中國「內聖外王」之大學經爲基礎而演成之治術要義各書進呈，是卽宋眞德秀著之大學衍義，明邱濬著之大學衍義補，及明賀良勝著之中庸衍義。蔣公嘉之，遂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爲治，並領導中國文化復興而導致世界于大同。這一段之經歷，凡是注意國民政府之革命建國史者，當莫不願意聞知。

財政委員會委員，除立法外，其第二法定的任務，是「監督財政」。挺在立法院二十年中，對方主持財務行政的是兩位大員。第一段主持財政的是宋子文先生（十七年至二十二年），第二段是孔祥熙（庸之）先生（二十二年至三十三年），第三段又是宋子文先生（三十三年至三十六年）。兩人性格不同，孔合作而宋不能合作，其對於國家之建設結果乃大異。

孔宋兩先生皆曾一度留學美國大學，而二人之器度不同。孔有宰相度量，凡事顧大禮而不計小怨。遇事公開討論，擇善而從。在其初任財政部長時，挺往面賀，並向之提議二事，（一）紙幣之發行必需統一。（二）全國各銀行應當組成系統。孔先生經與多方討論後，皆一一做到。在其紙幣發行權統一以後，定名爲「法幣」，不兌換，成爲其後來備戰與抗戰之有力幣制。而新組之銀行系統，在戰時亦能運用靈活。又挺所提出之公庫法原則，草案在中央政治會議擱置數年不決。經孔先生與各方討論而認爲大有益于財政，遂卽于中央政治會議中卽速通過，遂更進一步的充分合作，使凡挺在立法中所改造的中國財政制度，所創造的中國計政制度，皆令其充分的實現實施而暢行無阻。又因其實行「財政收支

系統法」，凡不在系統法內規定者，皆視爲「苛捐雜稅」一律廢止禁止。經其如此使財政健全而制度化，故在其執政五年後，中國財政健壯，經抗日大戰八年而財政不困。此與前任在上海一二八事變時，十九路軍抗日而戰，財政部無力供應其軍隊之生活費，需要由上海商會及銀行公會臨時捐助供應。兩事對比，相差天淵矣。

宋子文先生與挺同時在哈佛大學學經濟財政。宋三年畢業得「學士」卽返國，而爲國民政府中央大員，號稱「財政專家」。挺在三年畢業得「學士」後，自認爲經濟財政僅有「發蒙」知識，而實際應用之以處常處變，則尙有待于研究經驗。故挺續作四、五年之研究著作而始返國。

宋先生原爲上海聖約翰大學學生，轉學至美國哈大。挺乃由密大轉學哈大。聖大本重英文而輕中文，故宋先生之英文甚好而中文無基礎。對中國經史子集治道之學，向不研讀。哈大有歐美政治思想史一門課，中有上古及中古思想之書，吾人讀之姑備一說。中有一小書爲十六世紀義大利人所著 Niccolo Machiavelli's The Prince 可譯爲馬加維理著「君主南面術」其書中大意爲：

「人主對人，要保守幾分神祕，使人莫測其高深，則人皆景仰之。其議事，當選擇極少數而具有真識之人爲顧問，其論事皆密陳，其議決皆內定。如此則人民皆將尊重其君主之聖智而莫敢違」。

此種學說，西方同學皆視爲「時代落伍之小人伎倆」，而宋兄則爲珍說而好之。其行事一本于馬說，在宋第一任，獨選任北京官僚李輔侯（承翼）先生爲顧問，他人皆不能進言。在宋第二任，則用銀行家貝淞蓀（祖詒）先生爲顧問，亦同。然而辦財政究與辦銀行不同。

孔院長任內中，有一問題之裁決欠妥，而招致失敗。民國三十三年預算有赤字頗大，因而挺主張利用當日人民需要美金之心理而發行美金短期債券，以消滅預算赤字，藉以安定法幣值及物價。孔以詢銀行家貝淞蓀（祖詒）李馥蓀（銘）及錢幣司長（戴銘禮）于席間，皆因欲保守美金之官價而不贊成。其結果，法幣增發，物價狂漲，自戰前物價之二、三倍至三十三年中驟至戰前價二百餘倍。國民參政會在共產黨及各左派人士之一致攻擊下，孔院長被免職，而宋院長繼任。

在宋院長繼任之初，問題本極簡單。國民參政會所要求者，乃幣值與物價之穩定。如果接受挺當日之提案，如俞鴻鈞部長之所請求，則在極短期間預算無赤字，法幣幣值穩定，物價自然穩定矣。然而宋院長為要「使人莫測高深」，而捨輕就重。不求穩定幣值與物價，而求將孔前任十一年之理財功績全部推翻，謂之「總解決」。于是而①取消孔任新創之五項專賣。②罪其所得稅之創辦。③勒令黃金存款人捐獻四成，破壞其存款信用。④勒令美金公債庫券之持有人交還債券而按外匯官價接受法幣，而損失其財產之七成以上，破壞其公債信用。⑤在民信破壞後，法幣無限增發，而物價飛騰至于戰前若干萬倍。于是而法幣之幣信全毀。至此而孔任之理財成績全部推翻而「總解決」矣。國共之鬥爭，徐蚌之會戰，勝敗之數，不問可知。惜哉！惜哉！嚮使此位哈大同學兄，不因讀馬書而中毒，不採用其君主南面術而精研中國書中之「修齊治平」「內聖外王」安天下之大道，則宋孔兩相之相業，在蔣總統力建民國以進世界於大同之努力中，中華民國早已統一于亞洲大陸，而以「四強之一」之超級大國，致世界于太平矣。惜哉！

挺這一段二十一年的從政經驗，凡是中國讀書人無論少長，當無不願聞知而且詳知！

在宋院長第二任結束時，已接近行憲之年月，挺在國民政府下努力從政二十一年，除訂立制度外，無所成就。國政已屆「民無信不立」的狀態中。清夜自思，才短任重，應當退避賢路，以待能者。民國三十六年民選立法委員，挺無意競選。雖在同人及黨元老之勗勉中，不敢不還本省一行。繼而湖北省挺之本選舉區已淪共，乃遂去而南遊桂粵香港以免競選。

當時國立政治大校長顧毓琇一樵兄聘挺任教授而支最高級俸，遂留京。徐蚌會戰，國軍撤退，南京即將淪共。挺乃與家人協議先退香港，遂赴國父陵寢，痛哭自効無能而去。

挺到香港以教書餬口。建國未成，乃思于歷史學術上，應留有永久之貢獻以貽後世而使此生不虛。所知前賢研究，因資料不夠至今未能解決者計有三大問題（一）徐福東渡與日本先史；此問題自民國三十八年赴臺灣大學研究起，迄今已著書三、四冊。（二）穆天子傳之確為實錄，已經詳細考訂，已成書三、四冊。（三）山海經內容之研究計劃中，原擬六編，今第一編山經地理圖考已在出版中。此乃有志于研究遠東史學者之所願知。

挺曾一度任菲律賓賓國立大學之自由中國「交換教授」，在菲三年遍遊其南北各島，問俗採風，而獲得其民俗影片若干紙，以饗國內之願知其最近南鄰之民俗現狀者。又挺在去非來美時，飛經亞非歐三洲大陸，得見若干之瑋麗風景，乃詠歌之收入自傳之中以供讀者之「臥遊」。挺來美，重作十數年之學術探討，生活之狀況，甚安甚適，或亦國人之所願知。在從政期間，挺之工作及思想已見當年出版之各書及文存。出國以後研究之所得，已另出專書若干冊，外加此一冊之「自傳」，此一昔年之公僕今茲之學人，一生事蹟之當否或已可對天下後世交代清楚。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公元一九七六年）十月十日衛挺生自敘于美國麻州波士頓區康橋市甘迺迪總統養老之大廈本宅